

追蹤尋跡白水源

文/孫俊平

九月二十二，秋分。老天為這一特殊節氣饋贈了一個秋高氣爽的天氣，結束了立秋後本不該酷熱的酷熱，人們的出行再不是大汗淋漓了。

我們一行人肩負著重要使命：考察祖根宗跡。人員都是孫氏後人：有驅車由武漢回來的孫俊伶、孫俊和、孫傑瑞，從襄陽帶上了筆者夫婦，在資山匯合了孫俊斌、孫林、孫竹。看時間不過9點，這可是從武昌出發的呀！想當年，我十幾歲在武漢讀書，從襄陽去一趟可是一天半呀，且不說從資山，從資山到襄陽步行又是一整天！上午由襄陽搭上從襄樊開過來的班車只能走到安陸，住店，第二天中午才能到漢口車站，我驚歎今日之交通何等的通達便捷！

依照孫俊伶事先的規劃，兩輛小車開進了經過美麗鄉村建設雖山路彎彎起伏多多，卻村村不落四通八達的村道，一會兒便來到目標地白水源村。我年輕時沒少來白水源，從資山街來此是用兩腳交替丈量土路，怎麼也需小半天時間啊，哪如今日眨眼的功夫便到了。在此又請來了目前在老家輩分最長的孫天忠，這位爺，八十歲的年齡六十歲的神態，用精神矍鑠形容遠遠不夠，那簡直是生龍活虎，因為他還擔負著巡山護路的職責，登山越嶺如走平地，閒來時開著三輪小貨來去於十幾裡外的資山街打牌娛樂，山裡人的身體棒由此可見一斑。

另外還約了知道住事的活字典韓會計。孫傑瑞則忙於四處拍攝。白水源地區被古人稱為毓秀鐘靈的桃源之地，有詩為證“一層香稻一層山，三五人家傍水灣，水曲山幽真太古，桃源猶似在人

間”。這裡山青水秀且五穀豐登，崇山峻嶺且蔥林茂密，山路彎彎伴梯田層層，比作桃源且勝似桃源。難怪始祖選在此地安家落戶。

我們的第一項任務是考證古民居的歷史，孫天忠爺將我們一行領至古民居，這兒路邊有塊政府立的“白水源古民居”標牌，旁邊又建了座高大的“白水源”牌坊。白水源乃一古村落名字，歷史甚為悠久，因為流經白水寺的白水河發源於離此不遠處的聖龍山腳下，從山下一泉眼流出，是棗陽之水“倒流一百八”的源頭，故這沿河第一村便獲此名。此水一線居然牽出兩個皇帝：中途早在兩千年前的漢代便誕生一個漢光武帝，後人為紀念他在吳店的獅子山上建了一座白水寺；一千四百年後的明初又一位明建文帝借勢歸隱于此水源頭的聖龍山天池寺，後在白水源繁衍孫氏一脈且出了個封疆大吏。這一線聖水為棗陽帶來無盡風光，也為今日之棗陽騰飛注入無限活力！因此，這白水源一帶乃旅遊不可或缺也是不可多得的旅遊聖地。

古民居房屋目前只剩三間正屋了，雖歷經蒼桑顯得破舊但風格依然，青磚黛瓦，山牆馬頭。從門墩石上發現，刻有“萬曆辛巳歲夢夏月醜吉日 孫”，這字是隨意刻上去的，應是此屋重建的時間，房主為孫家，若是新建恐應有正規的奠基石。萬曆辛巳乃1581年，距今已有443年了。再往前推新建的時間說不定就是明初的時間了。大家還想看看屋內情況，門上鎖了，孫林便電話邀來目前的女主熊女士。進門抬頭，屋內堂屋頭頂尚有古式木樓板，從已煙熏成漆黑的顏色在告訴人們年代的久遠。這是山裡老房屋的特點，山裡不缺柴，到了冬天，家家屋裡都在牆邊地上架起柴火取暖，殺了年豬的臘肉也掛在牆上熏，以致房頂上椽檁都熏得漆黑發亮。此屋是假兩層設計，樓上不作活動空間，只作儲

物用，因此沒有樓梯，只留洞口，上樓需搬梯子從洞口上去。邊房因年久房樑有朽還撐著立杆，因長期未住人多年失修，固有空切破舊之感。主人提供了些照片，其中有寫有孫宗復字樣的房梁圖片，也顯示了孫姓。這正是孫天忠祖屋，其父孫遠啟解放前去了臺灣。這屋便以地主財產分給了齊姓，便是現今的主人。按孫氏字輩：“天興俊傑良”，我們一行從天字到傑字，論年紀差不過四十，可輩分卻跨越四代，為何？這恰好從另一角度證實了孫氏的祖根地在白水源，因為按家族傳承規律，父母總是陪尚未成年的麼兒留守老屋，其兄長們翅膀硬了便飛出去了，於是代代相傳，老屋就成了麼門的房產了，久而久之祖根地的人總比外面同族同齡人輩分高一到兩輩乃至三輩，比如我與天忠爺均是 80 後，我卻要稱他為爺。

如上所述，這僥倖留下來的古屋也許就是孫家的總根，孫氏最早祖宅在白水源無疑了。這兒很早就有“白水源出皇帝”“王家灣出娘娘”的民間傳說，代代相傳達幾百年。這傳說有兩種理解：“已經出皇帝”和“將要出皇帝”，若是前者那剛好與孫氏遠祖乃朱允炆還俗與王氏女結合改姓孫的傳說相吻合；若是後者，那就必須將此夢破掉，否則將會引來彌天大禍！因為歷代皇帝大多是靠造反上位的，現實統治者是不會讓造反者再生的。因此，此夢後來被人用法術破了，從而沒有再出皇帝僅出了個將軍孫長絨。這自然就帶點神話色彩了。

我們的第二個重要行動便是探查老祖墳。在不遠的丁字山上有當地人人皆知的“孫家老墳”場，或曰“孫家墳園”。驅車眨眼便來到山腳，我又驚歎今日交通的發展，公路竟然在山間穿梭！當然有得也有失：坐在車裡只見一切景物向後倒去，卻失去了步行欣賞路邊的流水潺潺泉水叮咚的音樂，松高栗低山花爛漫的美

景。幾位當地老人領著大家登山，山很陡，呈七十度，現已整齊地栽滿楊樹，這是速生用材樹，比原來的自生馬尾松成材來得快。俗話說一葉知秋，眼下樹下已被落葉覆蓋了，秋天雖遲到但還是來了，這自然規律是不可違的。

帶路人領頭往上爬。筆者八十有二，問有多高，答曰二百多步，自認為平時每日輕鬆萬步，便欲一起跟著登山，豈知登山不似平行，上到一半，放棄了，原來縱軸上的增值比橫軸上的增值難的多啊！只好坐在半路等。八十的天忠爺帶著一眾人其中也不乏七十多的人上去了。半山有塊山間平地，據稱乃風水寶地，便是孫氏老墳場。當地幾位知情人講，這裡原本有多級磚砌上山階梯，場內有許多的墳頭，由於年代久遠，加上幾十年無人問津，後來自然就塌了平了，還露出一些墓磚，而墓碑也早被人們挖去修橋鋪路建屋作基去了。加之五六十年代的人為折騰，開荒山，學大寨，造梯田，如今什麼遺留也沒有了。兩座太監墓因為在山畧的邊上，僥倖地保存於一九八八年，因栽桔子樹才挖掉，其中出土有墓磚和佛珠，前任村支書胡全學證實過此事。這給遠祖的神秘揭開了又一個無可置疑的答案。

再者，孫氏一直有自一始祖起有七代單傳之說，這就給祖根在白水源從另一角度給於證實，因為即是單傳就不存在兄弟分家而外遷，固守祖宅便是根本，固而形成孫氏老墳地。

總之，這次的考證證實了孫家老祖墳及太監墓存在的客現事實。為尋根再夯一層基礎。原本早年常聽老人講，孫家人每年給老祖先上墳，總少不了也給太監上墳。必競太監是遠祖的救命恩人且在主人還俗後繼續替主修行直至園寂嘛。

既然縣誌載遠祖乃“靖難兵起”逃亡“歸隱於此(聖龍山天池寺)”在逃亡路上又是扮僧人且在武昌洪山羅漢寺得到達玄和尚指點來到

此地，這就與佛家結下了不解之緣，因此後人信佛敬佛就成了常規家訓家風，不僅有太監替主修行，後來的幾百年裡孫家都有人為僧為尼，從未間斷，這從資山人傳講的一則小故事可見端的：說的是孫長絨年少求學時，資山有三位“學霸”，三人中總是長絨成績最好，那兩位變著法子捉弄長絨。有次正午休，那兩位在外悄悄擺好沙盤香案，玩他們常玩的乞神遊戲：在上麵點上幾柱香，在煙霧繚繞中念咒祈福。這次兩位點上香後才喊醒長絨，長絨慌亂中頂著衣服來到案前，那兩位連喊：來晚了，對關爺大不敬！你看沙盤上寫的什麼字？長絨一看，沙盤上寫著：

衣冠不振有何求，敢與關某論春秋，
若非十世僧尼面，定起偃月斬汝頭！

他倆說這回求來的是關二爺！這字怎麼來的，想來大家也明白。但這首打油詩中透露一件事實：“十世僧尼”，就是說孫家一直信佛敬佛，除太監替主修行之後，孫家一直有人為僧為尼，敬佛事佛，到長絨年代已傳十世。

午飯由俊伶訂在端公村，飯後稍作休息便又來到羅漢村，想瞭解一下羅漢寺。因遠祖曾在武昌洪山羅漢寺停留過且接受指點，在其留根地資山地區又出現羅漢寺及塔灣、廟灣、和尚大堰等一眾與佛有關的地名決不是空穴來風。可惜的是羅漢寺早毀得無形無蹤只留下羅漢村的空名，但這空名幾十年仍巋然不動充分說明了人們對羅漢寺的認可程度。

尋不到羅漢寺的位置，大家來到了花灣，這兒曾經也是孫家祖宅：孫天險字仲峨，飽學之士，去了臺灣。這兒倖存一株古槐，四百多歲了，現在設圍欄保護起來了，此槐春夏枝葉繁茂，眼下入秋已葉落不少了，然久勁風雨雷電仍蒼勁挺拔的樹形則露出了真容。旁邊有塊牌子，上書孫長絨曾在樹下攻讀過，孫長絨，咸

豐進士，光祿大夫，本村人氏，看來羅漢村也在利用名人效應打造地方品牌。

總之，此次祖根宗跡的考證，收穫頗豐，有人有地有圖有真相。是一次追根尋祖意義重大的考察活動，也是一次親人聚匯欣賞美景的旅遊活動。

2024/09/22 于棗陽四季花城

作者簡介：

孫俊平：湖北棗陽人，棗一中退休教師。耄耋之年，愛寫寫詩歌散文，自我欣賞，與友共賞。偶爾投投稿、參加一些詩文大賽，多篇散文在“中國散文網”賽事中獲金獎、一等獎。寫文如廣場上的唱歌、跳舞，陋室中的寫字、繪畫一般，實為豐富老年生活的一種方式。

